



心理学散论

第一卷

李毅强 著

第一卷

心理学散论

李毅强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散论. 第1卷/李毅强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ISBN 978 - 7 - 5520 - 0792 - 3

I. ①心… II. ①李… III. ①荣格, C. G. (1875~1961)—分析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 -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2368 号

心理学散论(第一卷)

著 者: 李毅强

责任编辑: 缪宏才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5.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0792 - 3/B · 108 定价: 49.80 元

序：一个人的狂欢

◎ 乔木

接到毅强兄电话那天，我正在北京凝望久违了的蓝天。毅强兄说他要出版一套心理学著作，我说好事啊。他又说给我写个序吧，问：你说什么？他笑。这是专业性极强的书，我一门外汉。我问，你确定我来写？

1983年的春天，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改剧本。一天，朋友陆营来访，带着另外一人。陆营介绍说他叫李毅强，也喜欢文学创作。他年长我几岁，戴着眼镜，谦卑而透着睿智。

记不太清楚那天我们都谈了些什么，但一定是相见甚欢。1980年代被称为阅读的狂欢时代，文学青年一家人时代。或许我们谈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大传统与小传统以及知识分子命运的转折，谈北岛、舒婷、顾城和朦胧诗，谈戴望舒和《雨巷》……或许我们还聊了弗洛伊德、弗洛姆，聊存在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这些形成了我们最原初的知识结构，直到今天都在持续地把我们从泥泞的现实中拯救出来。或许那代人当时形成的大多是偏见，因此，我们的后半生往往用来校正这种偏见，但极易滑向另外一端。显然，毅强兄却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幸成长在那个年代，感谢那个岁月。

可是不知为何，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他说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没有黄昏，可从下午直抵深夜。

跟毅强兄熟识了之后，我对他搞文学一直有些期待。我很多次鼓励他写小说，可是，他好的却是学术那一口，写文章必会往学术上靠。其实也不然。他让我看了他创作的几个淡淡又窝心的爱情故事，那些短篇小说相当的文艺，发表在网络上居然也有反响。我有时想，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一个小说家，有太多的朋友（如张炜、矫健、王润滋、周梅森等）因为误打误撞，都成了有名的小说家。也许，他的文学才华被那个时代的多元性所久久遮蔽了吧！

2005年年后，我从美国回来，有了新的事业。毅强兄也从日本归来。回国

时，他所有的箱包(56 箱)几乎都装满了书籍，从横滨上“鉴真号”船，三天后到上海的大达码头，海关的人检查了整整一天。我一直有个疑问：依他羸弱多病的身体，孑然一人，是怎样的动力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捱过七八年？想来，东京注定成为他的思想分水岭。而七八年，是这样的命运，遭遇了李毅强这个人，或许也成就了他的某些精神层面的东西。

我到美国洛杉矶去了好多年，毅强兄曾经在北京跟我一起经营过一些事业，后来我跟他七八年没见面，他又从上海结婚来到北京。听朋友万高潮说起，毅强兄曾连续数年，只要上街，就希望在北京的大街上与我不期而遇，令人永远感怀！我和他再次见面，他笑道，你是商人了，成就很多啊！在洛杉矶都开了中文电视台，还是从事媒体的工作啊！我说，你还在做学问？他说，还是读书写字罢了！我说，好，钱臭书香。看来我们都是理想的叛徒，尽管我们自己保持干净的心境和面孔。

毅强兄天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尤其喜爱心理学。即使他平时闲谈，也离不开心理学的见解。鲁迅先生论《红楼梦》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毅强兄恰恰相反，看见、听到的事情，几乎都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此套书其中所谈所论，皆是日常生活中所见所言，无一不是心理学的分析与见解。

其实，真正读书有所选择和理解的却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后。母亲在世时对他这个独子极其爱护，几乎除了读书，什么事情都不让他做。在东京他看到一部小此木启吾先生(日本弗洛伊德派的权威)的《对象丧失》，是精神分析的话题，书中认为人是离不开与他人即对象的关系。毅强兄说自己恋母情结非常严重，对象的丧失，即母亲的去世，曾使他痛苦不堪。一段时间里，他孤独了。他说，尼采的孤独大多是一种光荣，尽管如此，也因此而发疯，而神经质的病人(譬如忧郁症患者)的孤独便纯粹是一种痛苦了。他甚至孤僻了。孤僻是一种自绝、自闭，是不与这个世界媾和的姿态，是对孤僻本身拷问。关键是能否找到让自己孤僻的方式。毅强兄找到了，那就是书和研究，一位“永不休止”的心理学家。于是，孤独成为他一个人的狂欢。他没有在内心囚禁自己。遇见《对象丧失》之后，他真正开始研究心理学。他说，“我真正的读书是从心理学开始的，因为我一辈子读书都从自己出发的，不像有的朋友饱读经书，什么都读，都知道，可是脱离实际生活，平时面对环境，书是书，人是人，两者之间没关系。我把所有的书都自己消化吸收，也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认识。”听毕，我深以为然。

毅强兄通英日德法等多国语言，独立翻译了 12 本书。如瑞士思想家彼卡德代表作《沉默的世界》（上海书店出版社）和《弗洛姆的故事》《三岛由纪夫精神分析》，以及竹田青嗣先生的《爱罗斯的世界像》等在杂志上发表。他也曾同梅原猛先生和河合隼雄先生在上海花园饭店一起吃饭聊天，谈翻译合作事宜。

毅强兄读书虽杂，却每每仔细研究。譬如佛学，他喜欢研究《成唯识论》，并翻译了《佛教的深层心理》《佛教思想入门》等。他喜欢《老子》《庄子》，是《庄子十讲》作者之一。他读《易经》喜算命。他尤喜欢郁达夫。他说，他的伤官格跟达夫先生一模一样（伤官格未必都是倒霉的人，比如达夫先生的被日本人杀死，希特勒的自杀；须知康有为亦是伤官格，70 岁善终），达夫先生也是多才多艺，身体欠佳。中国人从小到大都在琢磨别人，深挖别人的思想根源。而他却像郁达夫，喜欢自我反省、自我暴露、自我分析乃至自我批判。连他的多情也似，“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有次生病，40 多年前的情人来看望他。其太太更是了得，书香门第，心胸大度，与老公当年的情人一起吃饭，一起抚琴，把酒言欢。

毅强兄多才多艺，喜欢苏州评弹，年轻时曾登台演出。他喜京戏，会京胡、月琴、三弦、琵琶，还有西洋的曼陀林、吉他等乐器。其子如父，8 岁善棋艺，曾赴台湾弈棋比赛并获奖，且作文写得极好，在《作文大王》发表，并获得鲁迅青少年文学奖优胜奖。钢琴也弹得不错。毅强兄为此写过一文，名《遭遇儿子》，读后甚是感动。

言归正传。我拉杂说了以上，是想说你如果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便无法体会他文字里那陌生化表达中的深意。

尽管我自称读书杂家，但其实我也有阅读障碍。凡是遣词太好，文字干涩，或句子冰凉尖利，看不进。毅强兄的书不是，它是温暖的。即使那般专业，运用非常实证和实用的科学例证，涉及了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和哲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这已经不是狭义的心理学研究。他能够把各种不同的要素结合得恰到好处，深入浅出，融会贯通，有点像佛经，既有诗歌、又有故事，还有一个如影随形的哲学思想贯穿其中。你会读出你的贪欲、幻想和执着。

比如在《重视、认同的必要性》一文中，通过“李磊灭门案”，剖析“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太粗糙，以至于互相损害而不自知”。在《音乐的精神分析，谈莫扎特的“小夜曲”》中，“听到的是秩序与安宁，透露的是人类欢快、轻松的感情，没有对感官的刺激追求，也没有躁动不安或阴郁低沉的情绪，也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世纪末那种颓废恐惧。到处透着吉祥、和平与宁静”。于是，那个哲思的幽灵又出现，在你耳边轻语：“一个欲求不满的家长，很容易把自己未遂之志转移到对儿孙的要求，以补偿自己的遗憾。在这种情况下，那孩子的学习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出

自心理防卫的活动。必然把家长的焦躁不安卷了进来，于是本来是自我实现的自然行为，变成了一个烦恼的种子。”这里，我们感受到心理学和美学的明了的阐释。读《资治通鉴，谈历史与礼》。他认为“读历史，必须要把真正的道理读进去，贯彻到生活中去”。他进一步说：“一个人如果控制不了自己，懂得再多的道理也没用，因为他不善于吸取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对于“礼”，他说：“现在人都不看重‘礼’字，所谓那些读书人、甚至读古书的人，如今都不懂得何谓‘礼’。所以说斯文扫尽。”他一如郁达夫的自我暴露，“我不喜欢艺术活动，但是我喜欢评弹，喜欢说话，不爱好任何体育活动，似乎也说明我身上男子汉气息不足。不过我性格干脆、不喜欢拖泥带水的事情，这好像又说明我并非那么女性化的人物”。看吧，太阳般无限光明的照耀下，弗洛伊德的光芒要比上任何一颗行星都很困难了，那就继续倾听他说：“除了家庭的格局无法更动之外，我在学校里的努力也得不到老师的认可，在她的眼中，我几乎是不存在的那般。所以我从小缺乏欢乐。我母亲的去世和我后来的遭遇也是使得原来处于睡眠中的态度浮出了意识的水面。”他骨子里掩藏着善良、和蔼和柔情，他其实是这么一个人。书里，他无所不在，令你感到如此温暖。读后，有一种看亲戚的感觉。

他说，“写作不应该仅仅冲着发表而去，而且就我而言，一旦想到面对读者说话，就不知道用什么口气为好，写作也会紧张。把写作单纯化，只是有话想说，把话说清楚——就行了”。但我能看出，他被表达的欲望折磨了很多年。有时，你会发现他的内心那么完整，那么真诚。

我承认，这是一套我没读完的书，但我知道，这是一部好书，有兴趣读下去，以为是爱屋及乌，其实原来是纯粹的文本的美吸引了我。正如他不会写出鼓点般节奏的小说一样，但你会觉得，他的文章严肃话题活泼化，活泼话题深刻化，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好看，如果你是位喜欢思考的朋友。

我向来对文字感兴趣，我建议在读此书时，不要忽略文字本身的力量和美感。语言就是世界。当年读《小逻辑》和《存在与虚无》，几近崩溃，盖因汉语缺失太多对应性词汇，相对西语来说，分辨率太低。德国哲学家们往往很喜欢造词或者自定义老词，他们的著作有强烈的思辨性特征。而中国文化比较重视形象思维，汉语词汇的内涵和外延都具有极大延展性，在诗歌创作中有无穷魅力，而思辨性方面则表现在哲学上，比如《老子》。也许是毅强兄通德语的缘故吧，他的语言虽很工整，却像井一样深邃。他身体那般羸弱，却写出这么好的文字，我想，必是他的肉体向他的灵魂请假了。读来不叫人揪心，比较畅快，对于此类专业书籍，这就很理想了。从容不迫，融会贯通。

毅强兄无疑是个知识渊博的人。他的文章深入浅出，完全没有晦涩专业术语

语的心理。他会引经据典地把那些深奥的理论轻而易举地变成简单的道理。有时那种口语化的文字使你感觉是在跟一个相熟的朋友聊天。于是你一定会对那些心理学家充满了好感。这也许是毅强兄无意的伟大贡献罢。

阅读是一门快要失传的艺术。在这个思想不能集中的时代，书籍仍旧是重要的，但作为曾经的出版人，我可以坚定地说，这不是一本畅销书，尽管相亲节目都配备了心理专家。这是一本普及性书籍，一本科普自助书籍。你可以不知道李毅强，但不能不知道这套《心理学散论》。好书改变人心。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遇到这套书。

请阅读此书。独自阅读。你知道，那是一场内心的盛宴。

对《心理学散论》，诸位如未读懂，亦请对作者心存敬意。谢谢。

我有此好友，幸甚。能为此书作序，幸甚。

2014年6月23日于北京亚运村

目 录 | CONTENTS

序：一个人的狂欢 乔木 1

第一辑 日常生活的心理学

| | |
|-----------------------------|----|
| 重视、认同的必要性 | 3 |
| 附录：谈礼貌 | 4 |
| 一体感与故事的改变 | 5 |
| 谈自我(上) | |
| ——问题的提起：当代人的主体意识 | 9 |
| 谈自我(中) | |
| ——从哲学角度谈自我 | 15 |
| 谈自我(下) | |
| ——谈心理学概念“统觉” | 21 |
| 巴恩的游戏(Game)分类 | 28 |
| 附录：PAC 理论的札记 | 33 |
| 认知的陷阱 | |
| ——试论“自我欺骗” | 37 |
| 对恐怖主义的精神分析——仇恨论 | 47 |
| 从心理学谈“内心创伤” | 51 |
| 日本作家的庇护空间 | 55 |
| 音乐的精神分析，谈马勒《千人交响》(第八) | 61 |
| 音乐的精神分析，谈莫扎特的《小夜曲》 | 64 |
| “自我欺瞒”的分析，“身体感”的重要性 | 67 |

| | |
|----------------------|-----|
| 舍勒谈悔恨 | 72 |
| 从舍勒论支配谈起..... | 77 |
| 莱希及其性格理论 | 81 |
| “多情自古伤离别” | |
| ——对“离情别绪”的精神分析 | 88 |
| 心理学浅谈：男性原理与女性原理 | 99 |
| 从儿子谈到幻想 | 101 |
| 关于海德格尔、蒂利希与陆放翁 | 104 |
| 附录：自己言及性 | 107 |
| 读哲学及谈索洛维约夫与马克斯·缪勒的哲学 | 111 |
| 克尔恺郭尔散谈 | 120 |
| 偶尔谈基督教 | 130 |
| 哲学与思想 | 137 |
| “悲哀”的精神分析 | |
| ——从去世、海啸、精神追求说起 | 143 |
| 心与心的事情 | 149 |
| 附录：时间论 | 160 |
| “让你活出你自己来”的人生方式 | |
| ——巴尔斯格式塔理论与技法 | 166 |
| 修补“故事” | |
| ——“意义”在人生中的作用 | 172 |
| 自我实现：创造性的人生观 | 178 |
| “爱罗斯”(情欲)的三形态 | 191 |
| 荣格谈原型 | 203 |
| 自虐者的病迹 | |
| ——对《大乘法鼓》的精神分析 | 208 |

第一辑

日常生活的心理学

重视、认同的必要性

2010年9月27日下午看北京电视节目，关于李磊灭门案的介绍与判决。李磊杀了全家6口，妻子、妹妹、父亲、母亲和两个儿子，一共6口全部给杀得干干净净。其根源，就是得不到家庭的认同、认可与赞扬，感觉不到温暖。实际上，李磊跟同辈的人相比较，比他们都出色、混得好，可是他的父亲永远用高标准、严要求对待自己的儿子，在他眼中永远不及格。尽管拼搏努力，不管怎样，李磊总得不到认可。儿子的怨气就是从永远得不到父母的一声夸耀而积累起来的，妻子自己做直销，也是永远说话热嘲冷讽。整个家里人永远给他一种挫败感。尽管他实际上的日子不错，经营饭店，家里也薄有财产：全家有6套房子，储蓄两三百万元，还有产业什么的，但就在一般人看来仅仅得不到认可就导致杀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认同感的危机，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情，李磊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节目点评时，雷明先生（心理学家）认为是角色的不积极，至少4个角色，作为儿子、丈夫、哥哥、父亲都失败了。每一个角色都必须积极，才会充实人生，形成积极人生。这话不错，但是为什么他的角色会失败呢？教训在哪里呢？粗浅的说是沟通不够，关键在于忽视认同的重要性。人的行为必须得到重视、认同，才会产生意义与力量。这一点显然给忽略了。司马南先生（社会学家）的看法，人不会永远如意或者成功，必须学会如何对待生活的不如意，加强性格或人格的忍受能力。他引用一句歌词：“爱是持久的忍耐。”（我查出来，此歌出自《圣经》，见《圣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4—8节“爱是恒久忍耐”）好像李磊的毛病出在忍耐力不足之上，这话也对。但是为什么会忍无可忍、要失去忍耐力呢？那也是负面的信息太多了，令他产生严重的受挫感、绝望感，等到爆发出来，也就形成了那样的暴虐冷酷的行为。判决后李磊说，只是对于杀死两个儿子有些后悔，其他都不后悔。如果是现在，他照样要杀。至于他自己唯求速死而已。显然此事的教训在于忽视人需要被认同的重要性，他们又缺乏彼此沟通的能力，当前世界人

与人之间，“沟而不通”的情况实在太多了。李磊性格内向，显然不善于表述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即便跟朋友在一起，他也从不诉说自己的内心活动。

交流分析中论人我关系说：

我OK，他人不OK。独尊派，事业型。

他人OK，我不OK。自卑派，逃避型。

他人不OK，我也不OK。虚无派，自毁型。

我OK，他人亦OK。健全派，成熟型。

其实从交流分析的角度来说，李磊的父亲就是唯我独尊，自说自话，对于做儿子的心情一点不理解，也不愿意去理解，所以对儿子老是非难与指责，自己永远OK，儿子永远不OK，最终迎来了悲剧。被问起为什么要杀父亲时，李磊只是淡淡地说：“他要望子成龙呗！”可是老人又不懂得如何鼓励儿子，永远板着脸，说一些瞧不起儿子的话，其实这样你就正好打击他的积极性，最终引得他自暴自弃乃至攻击性大发作。

节目主持人说，李磊仅仅由于他家里人不夸他，就杀人。似乎很不可思议似的。其实这个理由够充分了。李磊遭受漠视、抹杀，所受的伤害已经够大、够深的啦！美国有一部电影，故事讲的是仅仅由于对方不礼貌，就把对方杀了——这个理由也已经很充分了。只是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太粗糙，以至于互相损害而不自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附录：谈礼貌

看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第二集，其中那位博学的心理学医生，杀人的理由很简单——谁没礼貌，他就杀谁。无礼的举动很足以冒犯一个人、刺伤一个人。无礼其实就是藐视别人的存在，对他人绝对是一种侮辱、抹杀，所以影片中那位Doctor对无礼之人进行的对抗，从心理上来说，是完全能够站得住脚的。比如我对于某兄每次都很认真回信，可他常常不置一词地传送一些电脑上只有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来，我觉得就很凄凉，有不被重视的感觉。

有些人平时高谈阔论，似乎什么都懂得，可就是不懂得尊重别人。处处流露出一种无礼的态度，骨子里并不尊重人，对人采取的亦是实用主义的利用态度。跟我一片真心待人，完全是两码事。

一体感与故事的改变

一、和解愿望与自身攻击性

看了一篇文章《论爱与温柔》，是日本心理咨询医生国分孝康先生所著，写得非常好，说的道理也充分。不知怎地跟我眼下的心态却有距离。我身上似乎有一种攻击性的的东西，像他提倡跟外界和解的做法，我明知道对，却很难做到。我觉得当我们作为主体去感受世界与外界之际，所领受到的不仅仅是爱与温柔，相反更多的是对抗、妒忌、背叛、阴损之类的反应。所谓对人的爱与温柔，以前我确实不断地这样付出，但是得到的回报却是适得其反，因此，我实在不能主观地臆造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精神氛围，然后很幸福似地活在其中。这样，到最后吃亏的仍然是自己，那种自我欺骗制作出来的虚幻之境，如今的我已经不可能无条件地投入其中了。古人尚且有言云：“虎生犹可近，人熟不堪亲。”（这几句话出自《增广贤文》，意思是：老虎间不认识的还可以相互靠近、交往，而人即使很熟悉，也不能真正亲近。来说长道短的人，就是会让你惹上麻烦的人。）当代人能够信得过，能有多少呢？

国分康孝(1930年—)，日本心理学家。他的语录是：爱情的结合，没有畏惧和不安，互不提防，心情舒畅，有一种在人生路上同甘共苦的愿望。出处：《婚姻心理》。

二、追求爱就是追求一体感

国分康孝的立论认为：人对爱的追求，就是一种一体感的恢复。在人我一体的 Relation(亲戚关系)之中，享受被融化的感觉。当追求不到爱与温柔的过程中，人感到孤独难受是很自然的。他分析道：“对孩子来说，爱是不可缺的(necessary)；但是作为成人并非如此，如果有人觉得不可缺，那是此人身上还残

存幼稚性的证明。换言之，对成人来说，爱不是不可缺少的东西，而可说是‘与其无而宁可其有’的东西(preferable)。”(p117；专辑：《爱的逻辑：爱罗斯的解剖》；《现代思想》1978年第1期)前者的爱容易固执在母亲的身上，而后者则可以由与友人的关系和对文化的关心这些外界之物来替代了。对于爱的欲求无论是谁都存在，但是仅仅从空想与幻想之中来求得满足，那不是一种健全的心理(譬如精神分裂症与妄想症)。在得不到爱的情况下，心情便转成攻击心理，这也不是健全心理的表示。还有一种始终停留在幼稚性阶段，那就是永远处于Take and take(索取，不断地索取)那样的依赖状态，也决不是健全心理的表现。正确的做法是：Take and give(有索取，也有给予)，也就是有来有往，就像生意关系一样。我有个朋友说话，只能听他说话，即便他骂他人，你也只得听着，其实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要求人家永远地给他索取，他要说话，而且自以为是、都是对的，别人说话都是错的。他不仅骂朋友，连单位的头头都要骂，还自称“善骂”，可以几十年来专骂一个人，谈不上有来有往。还有一个做法是：“Give and give”，那是家长对待子女的态度，宠爱儿女的做法，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欲速则不达，亦未必太好。

三、爱“与其无宁可有”

这一点的提醒，爱对成人来说，仅仅是一种“与其无而宁可有”的东西，而不是非要不可的东西。对我来说非常解决问题，与其无，当然是有来得好；但假如真正没有的话，也不是活不下去的事情。以前我出于爱的挫折，形成了他人指向的性格。其症结就在于：离不开来自他人的爱情与温柔。这是一种病态的追求，结果把自己搞得非常被动，越活越苦。好在研究太宰治的心理时(见《“白痴一念”——对太宰治“他人指向”的精神分析》)，对自己这个致命缺点有了惊人的发现。当我重新审视他人的情感时，我也发现了他们不少问题。尤其当处理人我之际关系，他人并非像我想象中那么的无私、公正，他们本身就存在了不少问题。随着我态度的逐渐转变，那些经不住考验的人际关系的弊端全部暴露出来了。换言之，以我这种他人指向情况下所交结的关系，也有问题。我对别人的依赖心，造成他们都自以为是，我离开不了他们似的(或许这仍然是我的错觉，压根儿人家就没注意我，连我这么说都没资格)。因为我确确实实表露了这方面的热心，病态的起劲，要么不跟人交往，要么交往便要跟人形成一体感。这种一厢情愿形成的一体感，给对方造成错觉，即我离不开他们，所以他们说话做事情都渐渐开始自说自话，对我毫无顾忌之心。形成一个错觉，好像可以完全不把我当回

事似的。相处之际，一方的自我重要感膨胀，完全可能。只要你把对方过分当回事，他不会警惕自己其实并不是那回事，相反往往很轻易就对号入座，自以为就是那么回事了。

一旦一体感破坏，我便立地跟此人绝交，其间没有中庸之道可选择。如今看来，这绝不合理，便是我的毛病——绝非健全心理的产物。现在的与人相处，则是：能够好，则当然好；如果一般化，也无所谓。也就是可有可无的状态了。譬如我跟某人的关系，由于结识了那么多年，大概 28 年左右。我对他的感觉，总把他当作非常亲近的朋友来看待，几乎有些一体感的 Relation(关系)，无话不说，但是，他到了老年心情突变，对于这份友谊未必看重。在以前的情况下，我会失落，难受，而今天我却仅仅稍微有些遗憾，却并无太大的情感纷扰，假如不好，也没什么关系。读国分康孝先生的这篇文章，我觉得自己作为成人已经比过去成熟得多了。尽管还有一些不甘心，譬如觉得某人不应该如此淡漠，另外某人也不应该一点人情都不讲等等——产生过抱怨之情。这恐怕也算是人情之常，在面对对方变化之际，要接受它自然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但是从理路上来说，我并没有以前那种强烈的依赖感，对方稍有冷淡，便会神经紧张，认为把自己抛弃，并且容不得别人对自己的抛弃。相反，当我发现对方的某种态度时，我几乎可以提前作出自己的反应。所谓的“友谊”，有也好，没也无妨。

诗人顾城先生的杀人自杀，便是一体感被破坏的结果。报上登载：1993 年 10 月 8 日，在地球的另一端，新西兰北部一个只有 2 000 人的小岛上，大陆“朦胧诗”诗人顾城，杀妻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其妻谢烨，则倒卧在岛上的一条小径，头部被丈夫用斧头砍伤致死。

谢烨与顾城 1979 年在火车上偶然相识，之后相恋四年（其间四次绝交过，但顾城猛“追”）1983 年结婚，1987 年一同出国。据所有回忆顾城夫妇的文字称，谢烨不仅有诗情，而且善良美丽、豁达宽容、能吃苦耐劳。

谢烨，1958 年 7 月 4 日出生于北京。原名张红，笔名雷米。顾城的妻子。1979 年在上海到北京的特快列车上邂逅顾城，开始长达四年的异地之恋。1983 年 8 月 8 日与顾城登记结婚。1987 年跟随顾城到德国参加明斯特诗歌节，游历欧洲数国。1988 年定居新西兰。1993 年 10 月 8 日被害致死。谢烨热爱文学，曾先后创作过一些诗歌、小说和散文。高中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工厂做会计。从 1980 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诗歌被选入《朦胧诗选》等多种诗歌选。1985 年获全国首届青年电影评论奖。其作品沉稳清润，富于内蕴。她的作品《你叫小木耳》亦感动过无数读者。假如没有谢烨，顾城的精神可能早就崩溃了（虽然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尽管他们的婚姻最后出现了裂痕，但多年来她一直以诚挚的爱心和